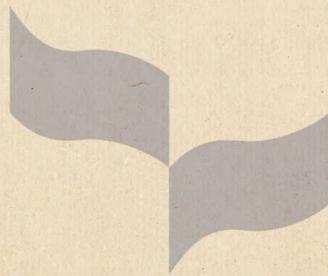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壬申孝武帝葬

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本邑為長公主共養省中

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

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

方濟比王寬坐詩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

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

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

累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

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巴亥上耕于鈞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錢百戶牛酒大雨
滑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
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
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樊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禁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
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
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
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
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叔房
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熹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

安女入爲媿好女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墮于食流庸未盡還社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
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
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
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權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臣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昔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嚼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戈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軒王愛之陰給衣金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軒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巳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驚怯漢且貫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
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
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
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
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
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酷官
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
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
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
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氏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兄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及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肄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
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
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
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
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囚立桀
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
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
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
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鬪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酹見高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諡且曰刺王赦燕吏民杜
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
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鬪燕王
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戍時烏鵲鬪於野而白
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鬪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
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元陽舉兵於外大
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
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
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
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荆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辭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謨妖言惑眾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
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擊之斬首六十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
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
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
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躡仰
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今盡死力勝之遂赦之
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
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

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賞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脅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
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
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
謹厚為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
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
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
天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
星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身禍無特大臣

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晝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
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
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
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
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
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披珠襦坐
 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
 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
 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
 常與居禁闈內戲笑殿中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徘徊歌
 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
 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
 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隨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
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
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
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
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
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
中尉王吉字子暘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真數諫
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俠軼擗銜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轡韉身勞於車馬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爆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

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
禍福號泣寒暑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
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
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
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
是爲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
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
主有治王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
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已是謂王主尅已怨躬
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

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
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
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
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
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
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
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
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
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
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
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

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
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
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
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
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
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
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
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
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
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
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

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
直諫過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
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
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
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
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
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
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
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平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甯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議益鐵罷擢沽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浙江圖書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浙江圖書館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荀悅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
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
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宮獄中
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
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
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
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
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

取暴室齋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
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
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
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
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
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
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
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詔
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
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
求微時故劔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
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
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
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
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
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
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
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且置園邑有司奏請禮
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闕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主

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
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
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
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
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
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
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
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遺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播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
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抑則鍛鍊而周密內
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
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
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
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庶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
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
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
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

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
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
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
病悸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
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
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
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
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
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
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欲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
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
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
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
書及勝卒太后編素五日儒者以爲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
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
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
光因曰旣已失計爲之無令更急衍光驚愕默然後
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

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
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
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
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
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宮室
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不憐
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
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
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
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嫖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

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
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龍
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
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
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餓死者十三
匈奴大困諸國霸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
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
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
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
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
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
殺去者惠主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
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
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
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
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
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
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去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
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郁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
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
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
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
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承巷盡閉封
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
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
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
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
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
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
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
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
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
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椁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輶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
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
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
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先生時所造塋制而
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罩恩盛
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
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
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
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
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鵠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

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
賞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
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
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
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
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
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
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
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

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
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
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
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
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
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
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
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
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
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
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
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
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
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
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流民自至
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
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
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
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
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
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
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
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閣
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
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令士見者皆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
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

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
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
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
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廢
煩劇多過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當嗣
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
南太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太守後玄成爲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跋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踈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官並爲師傅每朝太僕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注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

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不首漢紀十七

三

浙江圖書館

明漢書宣帝紀一六六七七

前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八

荀悅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鄱侯詔民有太父母父
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
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
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
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
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
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更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
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告禹等禹等驚恐
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

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割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旣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王等五人皆封侯

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
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
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
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
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
薪反無恩澤焦頭爛額復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
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
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
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
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
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
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
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
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
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
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
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
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
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
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
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
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
許之加錫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
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諾持鋤鉤田器皆爲良民吏無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
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
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爲未伎不作田
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爲帶

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
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
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
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
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
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
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
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驪也

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阪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敵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

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
 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
 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
 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
 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
 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卬城侯夏五月詔曰
 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
 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比督察官屬勿
 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
 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

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
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
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
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
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嘗不殺婢婢有過自
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
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
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
弱小民得職而更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
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

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爲郎二人私劫
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
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爲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
送獄勅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爲調官斂具皆
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
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
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爲致問其摘茲發伏如神皆
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
皆羞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
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爲潁川太守
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
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
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
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
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
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旧車師故地匈奴
争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
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争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
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
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
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
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
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
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新言古有義和之官以承
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

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勅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主侍者馮嫪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輜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鳥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翺
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
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
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
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
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
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
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
都侯追謚賀爲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
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
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

鹿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
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咎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
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
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
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
死疾也後吉瘞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
長子上徵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
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
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
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
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
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
善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
數百封親踈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
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
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
名字仕官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
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
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難矣

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
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
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
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
歲皇太子冠旣學通論語孝經太傅踈廣謂少傅受
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
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
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
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漢旣
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

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旣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說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

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向萬鑄作事費金甚多
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
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竒向有才德
減死後論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
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
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
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
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
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
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

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論之士二月
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厚德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
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
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
斜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
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

吏者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
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欲以邑予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
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
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異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
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女向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

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

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

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

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值其貨富將

擬過霍氏然身衣戈綵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

子延壽為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

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為有

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

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

今與妻子居是時比年
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上
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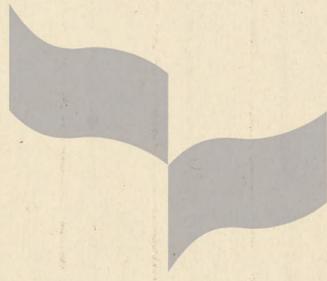
嘉穀玄稷降於郡國
鮑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

浙江圖書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

十八

入前漢紀卷六



浙江圖書館

本
3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387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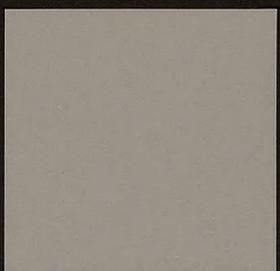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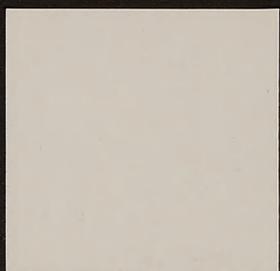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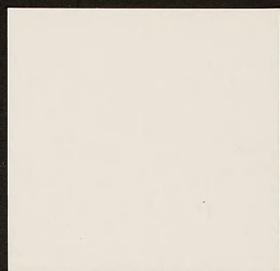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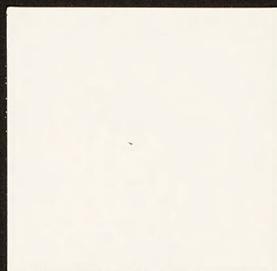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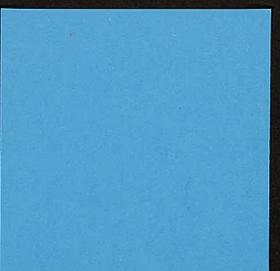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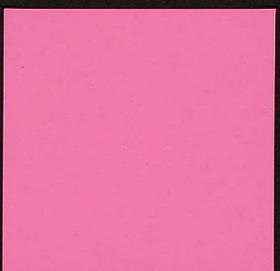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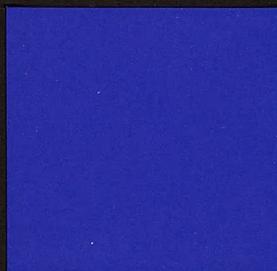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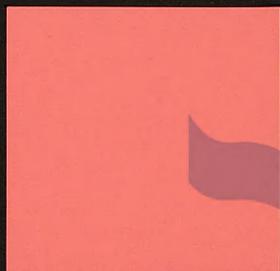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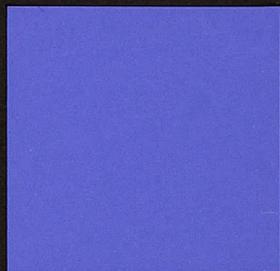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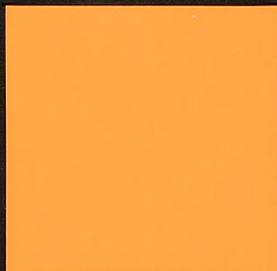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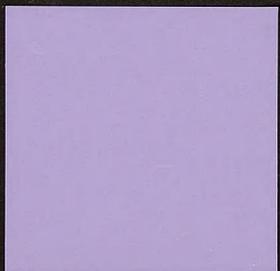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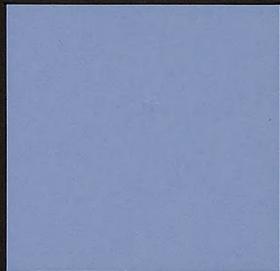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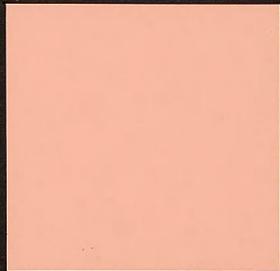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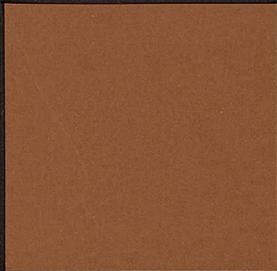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